

书市扫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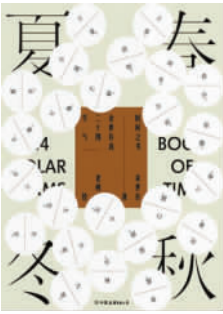
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

作者:俞敏洪
中信出版公司2017年1月第1版

本书由作者花两年时间写成,谈创业、谈合伙人、谈个人修炼、谈读书,文如其人,行文或自嘲,或犀利,或幽默,坦诚亲切,娓娓道来,好像一个智者和你面对面交谈。阅读本书,读者或许能够用很少的时间获得作者的创业精髓,了解先人一步摸到时代脉搏的奥秘。

时间之书
——余世存说24节气作者:余世存 老树(绘)
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

作者将节气的自然时空与置身其中的人的关系作了说明,让当代人认识到,二十四节气的古典时间在我们身上依然发挥着作用。作者以宏大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介绍了节气在天文、气候、农业、养生、历史、美学、哲学观念等方面的常识,对于每一节气、物候的介绍,都从一个侧面切入中国的历史、习俗和生存之道。



学徒面包师

作者:(美)彼得·莱因哈特
译者:何文晏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

本书作者彼得和大家分享了他在烘焙领域的成果,其中既有他从法国著名面包房吸取的精华,也有他在烹饪学院厨房中和学生们一起研究时迸发的火花。书中介绍的经典面包包括质朴的夏巴塔、让人倍感亲切的法式乡村面包、传统的纽约贝果和本书的压轴之作——彼得独家配方老面包,此外还有3款全新的面包。



开卷



梅海群,在鄞州某金融企业从事财务工作。喜欢读书,春节期间静下心来想想,蓦然发现自己的过往竟然与书有不解之缘。

书是我人生的媒介

□梅海群

有人说,恋爱是“谈”出来的,而我与先生曾经的恋爱,却是“看”出来的。

闺蜜给我们牵线搭桥之前,我所接触的书,零零星星,如《罗兰小语》《青年文摘》之类,与其说是看书,不如说这是我试图认识人生中浅显的道理。闺蜜笑吟吟地说:“你这么爱好文学,他呢,正是咱们公司的‘秀才’,合适!”她洞悉我意欲找有“共同语言”之人的心思,果然将诸如经济基础、文凭等“身外之物”摒弃于外,当起了红娘。那是上世纪末一个星期六的傍晚,闺蜜、我、他汇聚到一个中心公园,周围车水马龙,樟树叶在风中簌簌地响着,微凉的秋意倾泻在三个人的脸上。我看见闺蜜脸上滑过一丝狡黠的笑,她一转身,就消失了。月色下,他脸上漾着微笑,其貌不扬,举手投足却颇有绅士风范,这第一眼,奠定了他在我心底“谦谦君子,温润如玉”的基调。

“去图书馆,好吗?”是他约我的第一句话。那里,适合看书、写字、思考……记得有本书中说:“音乐厅、图书馆等是本姑娘幸运场所。”一阵暖流悄悄在心底淌过,于是我答应了。

那时,传呼机是我们联络的工具,无手机之“扰”,平时的消遣即是执书为伴。我们的公司与一所大学极近,下了班,先去大学里的小吃街吃饭,一盘糖醋排骨,一盘炒藕,一盘西红柿炒蛋……之后,我们俩各骑着一辆被他称为极有“默契”的自行车——脚踏板在同一侧都破损了一截,一起去看书。现在回想起来,每次他都骑在我左边,而我靠着右侧,穿越城市街巷,路过江滨公园,再绕过一段不长的路,便是宁波市图书馆。晚上来看书的人不少,他先帮我挑了个临窗的位置,然后就分头去找书与资料了。坐在他的身旁,我的思维“执着”地想:他在查什么资料?为什么不选择“热闹”的地方去营造一下气氛?他握着钢笔时而移动,时而停歇,不一会,笔记本上满是飘逸的钢笔字。我也就翻了几本杂志。他的声音是温和的:“看了哪几篇文章?有没有收获?”他还递给我看他认为值得一读的文章。阅读的时间,一晃而过。深秋的秋晚,风捎来丝丝凉意,他决意送我回宿舍,自己披着浓浓夜色再往回赶。

平时,我们跑得最勤的,自然是图书馆,博览群书“充电”。我伏案疾书,间或摘录几句经典精美的语句,作为一项“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”的“存货”,说不准哪天它们就是我笔下某篇文章里的一块砖,一个灵感。更多的时候,我在日记本里留下思想与情感的足迹。他也如出一辙:看书、写稿,帮我参谋投稿于哪份报刊。在与书相伴的日子里,一篇篇“豆腐块”诞生了:《做面的女人》《杨梅红了》……每篇文章背后,都潜藏着独特的心绪。在他平缓的“攻势”下,我对图书馆滋生更深的依恋:沉浸于一片恬静的氛围里,静享与书的对话,感受着心与心无声的交流与关爱。

可中途遇到现实问题时,我却选择了逃避,将满满七页信摆在他面前,想切断默默的情感之路。但是,在书的牵引下,我们在图书馆又断断续续地相遇,“藕断丝连”,最终,向着同一目标迈进。那年我生日当天,意外收到的礼物,竟是我见诸报端作品的剪报合集。后来,顺理成章地结婚、生子……

在我的童年里,书是匮乏的,印象颇深的,是《故事会》《少年文艺》。结婚后,我们家里自然少不了书柜,书柜里自然塞满了书籍和杂志。然而,我总觉得自身的阅读是分散、浅显的,算不上系统和完整。

孩子上幼儿园期间,学校里发了本《论语》。当我翻到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、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时,我高中时读过背过的记忆被唤醒了。之后,我便跟着孩子在国学堂后排认真做笔记。那些国学书籍,拓展了我全然陌生的视角。

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,我跟孩子一起分享故事,品读经典书籍,分享我小时候关于读书的事。

回到老家,踏进熟悉的院落,我拉开发出沉闷暗响的陈旧抽屉,跟儿子说,你看,外婆家这张方桌子是个宝啊!瞧,一套《三家巷》连环画还悄悄躲在角落里呢!望着在岁月里褪了色的灰褐色桌子,我心生无限感慨。我还跟儿子介绍了另一套特别的“书”,那就是旧式日历,常挂在母亲的嫁妆——大衣柜的侧边,一颗小钉子,悬挂起一寸寸看似无关紧要的时光。每一张日历上,有生活小常识、习俗、涨潮落潮时间……当年,我贪婪地读着里面稀少却饱满的文字,可以撕的“书”填充了我除了仰望天空、仔细观察一棵狗尾巴草之外的闲暇时光。儿子抚摩着我夹在书页里一张泛黄了的日历羡慕地说:“呦,这日历还挺好看的。”每到年末,他总央求着我去书店搜索“撕历”,将它揣在手心,像当年的我一样,认真地读它,甚至,将它们空白的间隙用钢笔或是铅笔填满。

书成了儿子与我们之间交流的媒介,他向我推荐各种书,比如《三个火枪手》和《雾都孤儿》,我都像海绵般去吸纳。而后,他又钻进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在叹惋自己浅薄的历史知识之余,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详细的阅读计划,具体到一天几页,到哪一日读完。先生也是个历史迷,下班后,历史书成为他闲暇时的重头戏。晚餐间,我们聊到陈友谅,聊到张士诚,跌宕的情节,人物的性格命运,通过历史这面镜子,窥见人性里的善与恶。

除了文学类书,陆陆继续,我又买来了一本本与教育相关的书,《父母效能训练手册》《乐道亲子教育》等。从书里走进又走出,我觉得自己对儿童心理学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。当我教育孩子遇到迷惘与困惑时,是它们给了我指导,让我能够从容应对。

以书为媒介,读懂彼此,读懂世界和人性。与先生如此,与孩子其实也如此。